

臨古之新路

朱惠良

董其昌以後書學發展研究之一

〔內容提要〕：臨寫古人書跡是歷代書家公認學習書法藝術之必經途徑，但是，在董其昌以前之書家僅視臨古為一學習手段，至董其昌始致力於臨古積極意義之探索。董氏終其一生臨古不斷，於長時期的臨寫經驗中，他體認到臨書者並非僅是在重複一種模擬的機械動作，而是全心全意地尋找瞭解古書跡表象內之精神，是以真正的臨古在神會不在形似。而由無數次的臨寫中，書家不但上與古人神契，更能因此而發現自身的書藝本質。由此觀之，臨古實際上是創作泉源之發掘，此層積極意義的發現，開拓出一條臨古之新路，成為董氏書學最高成就之一。他所提出「臨帖不在形骸之似」，「書家妙在能合，神在能離」，及「不汝還者，非汝為誰」等心得，於其大量臨古書跡中，得到具體的印證。此一臨古之新路予後世書家以更開闊的發展空間，不僅帖學書家循此新途前進，碑學書家亦由此啓發而產生豐富的創作，這是董其昌以後書學發展之一值得注意的現象。

一、前言

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是中國書法史上極具影響力的書家之一，他的書法風格與書學理論均明顯地左右了後世的書壇。有關其書學之研究甚多，但多屬通論介紹性質，較深入者則大都單論其理論、某件書跡、或某類風格，【註一】是以董其昌書學全貌一直未能完全呈現。至於董氏對後世書學影響之探討，目前的研究成果極為有限，大都是寥寥數語即帶過，缺少有系統之深入探討。因此，儘管董氏在書史上，尤其是明末至盛清時期，享有如日中天之聲譽，其書學之創新、突破、

以及對後學者之啓發，仍未能清楚地爲人們所了解，是以學界每有因未能透澈了解，而對董氏之重要性及貢獻抱持懷疑態度者。董其昌對後世書學發展所生之影響不一而足，本文擬就其臨古觀念之突破及影響方面加以探究，作爲董其昌以後書學發展研究系列之開端。

在瀏覽清代書跡與書學論著時，會發現兩個有趣的現象，一是清人之臨古作品特別多，不論帖學派書家或碑學派書家，其臨古之作在流傳作品中均占有很大的分量，而所臨之古跡與被臨之古跡，總是有著某種程度的出入，極少有肖似古跡者。另一是標爲『臨某家臨古』之作品爲數甚多，如臨米芾（一〇五一—一〇七）臨蘭亭【註二】，臨趙孟頫（一二五四—一三二二）臨鍾王帖，或臨董其昌臨聖教序【註三】……等，其中臨董之臨古又占極大多數，例如張照（一六九一—一七四五）「臨董其昌仿智永千文」【註四】，汪由敦（一六九二—一七五八）「臨董香光臨大令帖」【註五】及劉墉（一七一九—一八〇四）「臨董香光臨四大家法書」【註六】……等。此外，更有對董其昌所臨之書一臨再臨者，如清高宗弘曆（一七一—一七九九）之「臨董其昌臨柳公權蘭亭詩」【註七】，弘曆於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得到董其昌臨柳公權蘭亭詩全卷後，即一再臨仿該卷，初以不似香光爲恨【註八】，經過八年反覆臨寫，終於覺得「前者所摹尚不出範圍，茲乃得運轉自如」【註九】，而沾沾自喜。這些現象一則反映出臨古在清代有著突破性的發展，再則反映出董其昌之臨古在清代書壇顯然有著特殊的意義。同時，這些現象亦突顯出幾個問題：何以臨古會在清代有此突破？何以清代書家不直接臨仿古人書跡，而多選擇以董其昌所臨之古跡爲學習對象？而董之臨古與清代臨古之突破，其間之關係又如何？本文擬就這些問題作一初步的探討。

二、晚明以前之臨古觀

臨古是歷代書家學習書法必經之途徑，由臨仿之體驗而產生之心得，於歷代書論中均可得見。在研究董其昌臨古觀之先，宜對董氏之前的臨古觀有所了解，如此方能清楚剖析董氏臨古觀中之承繼處與創新處。

晚明以前論臨古之文字均零散而簡短，三言兩語，點到即止，極少作進一步深入的探討。然雖屬零星片段，亦足以一窺臨古觀演變之大概。

歷來論臨古必以『神』與『形』，或『意』與『法』爲討論重心。『神』與『意』是書跡抽象之內在，難於掌握，且超越言語文字所能描述之範疇；『形』與『法』是書跡具象之外在，易於模擬，可用言語文字敘述其形象結構並歸納成種種法則。大致在南宋以前，臨古之最高標準是形神兼備，如若形神不能兼備，則得其神韻重於得其形模。南朝齊王僧虔（四二六—四八五）曾謂：

書之妙道，神采爲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於古人。【註一〇】

唐李世民（五九一—六四九）則強調臨書應先求其神，則自然可得其形，他說：

今吾臨古人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焉。【註一一】

宋人對『神』與『意』之強調更有甚於前，這也是在宋書尚意的基調上一種必然的發展。蔡襄（一〇二二—一〇六七）曾謂：「學書之要，惟取神氣爲佳。」【註一二】稍晚於蔡襄的晁補之（一〇五三—一一一〇）更進一步認爲，若僅致力於形模之肖似，則會導致古人之精神全失，他說：

書工筆吏竭精神于日夜，盡得古人點畫之法，而模之穠纖橫斜，毫髮必似，而古人之妙處已亡，妙不在法也。【註一三】

宋四大家之一的黃庭堅（一〇四五一—一一〇五）也認爲機械性地反覆臨寫，只能得到表面的形貌，惟有用心用眼，仔細觀察體會，才能真正掌握到古書跡之神妙，所以他論道：

學書時時臨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註一四】

蘇軾（一〇三六—一一〇一）之書論中雖沒有直接論及臨古，但由他尚意不尚法之觀念看來，他的臨古觀應與前述宋人相當接近。黃庭堅提到蘇軾曾臨寫十數張顏真卿書跡，「乃如人家子孫，雖老少不類，皆有祖父氣骨」【註一五】，由此可見蘇軾之臨古，形貌縱或不似原跡，但頗能得其精神。

北宋書家臨古逼似原跡者當首推米芾（一〇五五—一一〇七），他的臨古書跡經常被誤認爲是真跡，他也頗以此自得。

【註一六】清代鑑賞家王澐（一六六八—一七二三）曾于米芾之臨古帖上跋道：

海岳書法縱逸，獨臨古人乃極謹細，如此能事信未可測也。【註一七】

此跋透露出米芾臨古態度謹慎，對形模甚為重視。米芾認為自己的臨古『與真無異』【註一八】，同時，對他人臨摹古書跡之失真處則極表在意。【註一九】由此可知，米芾的臨書觀已與其前輩有了差距，蓋北宋中期以前之書家多認為臨古至要者在於神情之掌握，如僅注意形模之逼似，會因此而失去古人精神。相形之下，米芾之臨古觀已有所改變，在他看來，形模之肖似是臨古極其重要的一環。自米芾以後，書家對臨古之形似方面越加重視。到了南宋後期，名書論家姜夔（一一五五—一二二一）提出臨古須由形似以得神情之新主張，他說：

夫臨模之際，毫髮失真，則神情頓異，所貴詳謹。【註二〇】

姜夔這種以詳謹逼真為主的臨古觀，當是針對南宋書壇過度發展北宋尚意不尚法之書風而發，旨在匡正時人作書已意多於古法之弊端。姜夔的主張在元代有著很大的回響，趙孟頫即是將姜夔主張身體力行之第一人。

趙孟頫對姜夔之書論極為推重，這由他數度臨寫姜氏所作之《續書譜》可看出，【註二一】趙氏之臨古書跡與原本極為近似，明代鑑賞家何良俊（約一五〇〇—一五五〇）謂趙氏勤於臨池，其臨古之作不但書跡相同，行款亦皆酷似。【註二二】由流傳至今趙孟頫孤本定武蘭亭（圖一）與其範本（圖二）之比較，可以清楚看出，趙氏不但一筆不差地依原跡臨寫，行款更是絲毫不加更改，完全遵照原樣，趙孟頫之臨古在形似方面確實達到了最高峰。趙氏對古法之銳意恢復，深為明代前期書家所讚賞，祝允明（一四六〇—一五二六）即認為趙氏「獨振國手，遍友歷代，歸宿晉唐，良是獨步。」【註二三】他更引用前人評趙孟頫臨古不使毫髮出法度外，故動靜無遺失之語表示對趙氏之傾倒。【註二四】不過，當時書壇也存在著反對趙氏臨古模式之聲浪，如李應楨（一四三一—一四九三）即以『奴書』一詞來貶抑趙氏臨古之逼似。祝允明本於對趙氏之認同，提出「沿晉游唐，守而勿失」之口號，為趙辯護，【註二五】而他自己的臨古亦循著趙氏之腳步，力求忠實地模仿原跡。與祝允明同時之大鑑賞家王世貞（一五二〇—一五九〇）曾讚美祝氏所仿古代大家各體書之作『靡不臨寫工絕』【註二六】，可見祝允明之臨古，一秉南宋以來之發展方向，對『形似』一層相當執著。

略早於董其昌的何良俊更對趙孟頫服膺之至，他說：

自唐以前，集書法大成者，王右軍也，自唐以後，集書法大成者，趙集賢也。【註二七】
他更推崇趙氏之臨古能達到形神兼備之最高境界：

自右軍之後，兼形似神韻而得之者，惟趙子昂一人而已。【註二八】

祝、王、何三家之論調大致可以反映出明代中期書家對臨古的看法。

綜合前述種種臨古言論可以發現，在董其昌之前的書家與賞家們之臨古觀是保守的，他們探討臨古僅止於臨本與原本之間，神、形、意、法之相近度孰輕孰重。對他們而言，臨古只是學習書法的一條途徑而已，臨古乃因筌得魚之筌，得魚之後，此筌即可捨去。到了明代晚期，這種保守的臨古觀因董其昌之出現而有所改變。

三、董其昌之臨古觀

董其昌以過人天份，承繼前代書學，研習各家之技法理論，在前人以神形意法為中心之臨古基礎上，發展出一套突破舊有格局的新觀念。有別於前人簡短即興式的探討，董其昌以大量討論臨古的文字，顯示出研究此一課題的高度熱忱。他反覆地談論對臨古之種種看法，從不同的角度探索臨古的態度、方式與目標。他窮其一生致力於臨古研究，不斷地思索反省，實驗再實驗，終於在這千百年來書家視為必然的古老課題上，尋得更積極的意義，從而開拓出一條臨古之新路。

董其昌對臨古的討論，大都是觀賞他人臨古作品，或自己臨學古跡時有感而發之心得紀錄。在他的著作中，討論臨古的跋語和隨筆，目前所知已有近百則之多。在量上已令前人無法項背，在質上更是大幅度地超越了前人。在整理爬梳過這些散見於文集著錄中的心得紀錄之後，可看出董其昌臨古觀中自出新意之處。本節擬將其臨古新意分為兩部分討論：其一為臨古的態度方式，董氏強調臨古須從根本做起，並探求所臨書跡之淵源，臨時不求形似，且應參合其它書跡之筆意以求其神韻；其二為臨古之理想目標，董氏認為臨古在於求自性，書家由臨古之經驗心得中，能够了解自身真正的藝術屬性。

董其昌認為在臨古之前，須對該古蹟之淵源有所了解，簡言之，欲臨古須先探原，他開宗明義地指出：

趙吳興大近唐人，蘇長公天骨俊逸，是晉宋間規格也。學者能辨此，方可執筆臨摹，不則紙成堆，筆成塚，終落狐禪

耳。【註一九】

同時，他也屢屢將自己探原之心得記下，如臨鍾繇（二五一—二三〇）應從隸書入手【註三〇】；李邕（六七八—七四七）淵源於王獻之（三四四—三八八）『辭中書令帖』【註三一】；顏真卿（七〇九—七八五）亦得筆於獻之【註三二】；柳公權（七七八—八六五）小楷源自王羲之『畫像贊』【註三三】；趙孟頫正書則由鍾紹京（八世紀前期）而來等【註三四】。

在實際臨寫之際，董其昌認為不必細究古代書跡之點畫形貌，應專心觀察其內涵：

臨帖如驟遇異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而當觀其舉止笑語精神流露處。【註三五】

此論乍觀似與北宋以前書家所持之神似重於形似之說法相同，但細讀乃知前人之論雖以神似重於形似，卻沒有完全揚棄形似，而董氏之論則清楚地強調臨古不在形似。這種不求形似的論調，不斷地在其題跋識語中出現，如「臨帖正不在形骸之似」【註三六】，「臨寫獨師其意，不類其形模」【註三七】，「余臨書乃與原本有異」【註三八】等等。有謂董氏提倡臨古不求形似之觀念，是避重就輕，聰明人取巧之捷徑。【註三九】這種說法忽略了一個事實，即董之不求形似是在苦學勤練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註四〇】他臨寫同一古帖的時間，經常長達數月甚至數年之久，在沒有領會到古跡之精神以前，必反覆臨寫不輟。他自承在臨寫顏真卿五百本之後，才覺得稍能掌握顏書精神。【註四一】他的臨古書跡並非都是不求形似的，早年所臨之作多肖似原跡，【註四二】晚年之作則離形似甚遠。由此可知，董其昌所謂之不求形似，是經過了形似的階段之後才到達者。

基於不求形似之觀念，董其昌對趙孟頫臨古之過於逼似原跡不表認同，屢加貶抑，他極有自信地指出：

自元人後，無能知趙吳興受病處者，自余始發其膏肓，在守法不變耳。【註四三】

他並以自己所臨蘭亭與趙氏所臨蘭亭比較，而拈出論書不在定法一義，他說：

子昂背臨蘭亭帖，與石木無不肖似，計所見亦及數十本矣。余所書禊帖生平不能十本有奇，又字形大小及行間布置皆有出入，何況宋人聚訟於出鋒賊毫之間耶。要以論書者，政須具九方臯眼，不在定法也。【註四四】

董氏認為一旦守住定法，則必為形似所拘，不能與古人精神相通，而達到神似的境地。所以，僅仿效形似之臨古，實際上是死路一條。由流傳至今諸多董氏臨古書跡觀之，他確實能將此一觀念身體力行。試將董氏臨褚摹蘭亭（彩圖一）與褚摹蘭亭

(彩圖二)相比較，則不難發現，董臨本之不似與趙臨本之肖似，差異懸殊，這個差異正是董氏脫出前人窠臼處。

董氏認知到臨古由外在點畫形似入手之不足，遂努力從內在筆意發其神韻。對古人筆意之探求，是歷代書家從未間斷的研究課題，董其昌於臨古之體驗中，對古人筆意之探求得到新的啟發。他發現除了鑽研古書跡本身的筆意外，透過其它與之相關的書跡用筆，可以領悟到古書跡內蘊之真正筆意。因此，他用鍾繇法寫米芾書【註四五】，以蘭亭運筆之意書米芾天馬賦【註四六】，參合萬歲通天帖筆法以臨十七帖【註四七】，以王獻之筆意寫懷素千字文【註四八】，或以智永千字文意作虞世南孔子廟堂碑【註四九】。這種參合其他書跡筆意之臨古方式，使董其昌達到了對古書跡精神之真正掌握。

董其昌所提出的探原，不求形似，及參合他家筆意等臨古心得，皆前人所未發，可謂董氏獨得之秘，是臨古態度與方式之一大突破。

前人論臨古之最高標的不出神似、形似、及形神兼備三個層面。董其昌却超越了這些層面，直以藉臨古展現自性本相為最高之理想目標。這個目標是董氏深湛的禪學修養與臨古經驗相互參證的結果。他論曰：

哪吒拆肉還父，拆骨還母，須有父母未生前身，始得楞嚴八還之義。所謂明還日月，暗還晦昧，不汝還者，非汝為誰。

大慧師曰：『猶如籍沒盡，更向汝索錢貫』，此喻更佳。……此語余以論書法，待學得右軍大令虞褚顏柳，一一相

似。若一一還義獻虞褚顏，譬如籍沒還債已盡，何處開得一無盡藏。若學得二王皮肉，還了軋無餘，若學右軍之靈和

，子敬之俊逸，此難描難畫處，所謂不還者是汝也。【註五〇】

此論中「不汝還者，非汝為難」之「汝」，指的是書家之自性本相，此一本相初如未琢之璞，經過臨習古跡之淬煉，與古書神韻之砥礪，終至成為美玉。古跡有靈和，有俊逸，有雅淡，有雄強，臨古者初或不知本性之所近，在遍臨古書跡後，方知所近，而本相始出，如此顯露之自性本相，才是真正的汝。這個真汝一旦被發現，即不再被古人所籠罩。從此，不拘格套，自性本相隨處流露，即便是臨古，亦如同自運一般。這樣的境界，就是董其昌高懸的臨古理想目標。董氏終其一生均在朝著這個目標邁進，他不斷地臨寫，不斷地反省，由於對自己要求極高，董氏遂常嘆道：「臨仿一生，才得十之三四」【註五一】，不知何年得入古人之室【註五二】，「余解此意，筆不與意隨也」【註五三】。但他留下諸多本色流露的臨古作品顯示出，

董其昌已高度地實現了他的理想，成功地為臨古開出一條新路。

四、董其昌臨古觀之影響與發揚

縱觀書家臨古觀之發展之後發現，董其昌是一條明顯的分界線，在他之前，討論臨古的文字零散簡短，內容以形神為主。在他之後，討論臨古的文字，無論數量或篇幅，均顯著增加，內容不是直襲董氏之論，便是將董氏之論再加引伸發揮。董氏臨古觀影響之深遠，由整個清代不斷出現唱和董氏理論之文字即可分曉。

清初書論家馮班（一六〇二—一六七一）對董氏臨古須探原之論有深切體認，他曾以具體的例證加以說明：

學前人書從後人入手，便得他門戶。學後人書從前人落下，便有拏把。汝學趙松雪若從徐季海李北海入手便古勁可愛。【註五四】

清初帖學大家王澐（一六六八—一七四三）之臨古觀則幾乎完全襲自董其昌。他在自臨聖教序後跋道：

余臨此帖，意在取右軍神明變化處，渾噩淵勁處，精純秀茂處，盡呈之筆尖，不欲規規貌其形似，乃兼取力命，宣示，樂毅，黃庭，曹娥，洛神等書筆意為此書。【註五五】

這段文字毫無疑問是脫胎於董氏探原，參合筆意，不求形似等臨古主張。類似的論調在王澐的書論中屢屢出現，足見王澐受董影響之深。

與王澐同時的蔣衡（活動於十八世紀）在臨寫歐褚兩種蘭亭之後，有感而發道：

臨兩種蘭亭，乃悟歐褚所摹則同，筆性各異。學歐須得其靈和，學褚當知其古勁，於彼所異，參透所同。從歐褚得王，以王就我，直追原本，盡空法象。所謂割肉還母，拆骨還父。【註五六】

蔣衡將本身臨古的實際經驗，對董其昌提出之參合與得本相等說作了一番印證，可說是董氏臨古觀的一個具體註腳。

清代中期大書家王文治（一七三〇—一八〇二）在觀賞了董其昌所臨的鍾王帖後題道：

竊謂古帖雖至佳，必得名家臨仿，而精神倍出，其似與不似之間，乃是一大入處。似者，踐其形也。不似者，符其神

也。形與神在若接若不接之間，而真消息出焉。以似爲不似，以不似爲似，非似非不似，卽似卽不似。重重秘密，帝網交羅，故文敏自謂學書三十年，專明此事。【註五七】

王文治此跋透露了兩個訊息，一則是清人之所以大量地臨董之臨古，主要原因在清人認爲董氏之臨古能將古帖隱含於內之精神清楚地表現出來。【註五八】這層道理，清初書評家馮班曾以淺顯的文字解釋道：「學前人書，從後人入手，便得他門戶。」清代書家大都認爲董其昌的臨古能充分地掌握住原作之精神，故透過董氏之臨本去學古，當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所以他們將董之臨古作品一臨再臨，冀望書藝也因此一進再進。再則王跋所論之似與不似，反映出清代書家對董氏臨古觀了解之透徹。董其昌寫畢此帖後跋曰：「臨書先具天骨，後傳古人之神，太似不得，不似亦不得，予學書三十年，專明此事。」【註五九】董氏所謂太似係形太似，不似乃神不似。王文治深解其意，就其語加以敷陳，點出「以似爲不似，以不似爲似，非似非不似，卽似卽不似」，董論之精義遂更爲彰顯。

於理論上將董氏臨古觀加以最大發揮者當屬姜宸英（一六二八—一六九九），他聲稱：「臨可自出新意，故其流傳與自運無別。」【註六〇】董氏臨古而得自性之論對清代書家大有啓發，臨古的意義更加擴充，消極的臨仿一變而爲積極的創作，臨古至此踏上康莊大道。

董其昌的臨古觀經過清代書家們的推波助瀾，聲勢益發浩大，直抒己意，不求形似之臨古作品大量出現。例如同是臨顏真卿爭坐位帖，沈荃（一六二四—一六八四）之作（彩圖三），張照（一六九一—一七四五）之作（彩圖五），和原帖（圖三）在形貌上頗有出入。張氏所臨爲爭坐位帖後段，他抓住了原帖飛動的筆意，並更加誇張。米芾贊此帖「字字意相連屬飛動，詭形異狀，得於意外」【註六一】之語可爲張照臨本寫照，張照此作可謂神似過於形似。沈荃臨本則重在原帖頓挫鬱屈之神態，故筆意不及張本飛動，但在起收轉折時，分外用力。如與董其昌所臨之爭坐位帖（彩圖四）以及原帖（圖四）比較，則沈氏在形貌上反而更近於董氏。三件臨本皆力求與原帖神韻相通，然董本既具飛動的筆意，又含頓挫的情態，最能掌握顏書意態，無怪清人將董其昌之臨古奉爲圭臬。清代帖學大家劉墉（一七一九—一八〇四）之臨古，亦絕不涉形似，無論臨王獻之（圖五），臨顏真卿（圖六），或是臨董其昌（彩圖六），筆下流出的全是他自己。

碑學派書家之臨古作品似乎更能展現超越形似，發揮本色之特性。包世臣（一七七五—一八五五）對董其昌評價甚高，他認為唐以後，能臻妙悟的書家只有兩位，一是蘇軾，另一即是董其昌。【註六二】他對董其昌的臨古心得極表欽佩，嘗謂董氏論書以得古人破方爲圓，創繁成簡之妙最精。【註六三】包氏初由臨帖入手，後而習碑。他臨帖的對象不少取自董其昌所刻之戲鴻堂帖，如他節臨張旭秋深帖（圖七）即是一例。此臨本之意態近於原跡（圖八），但用筆却是包氏獨創的以指運筆之法，其筆鋒在筆劃線條內運轉之勢，爲古帖注入新的活力。其餘碑學大家之臨古也都是以本色來詮釋原跡，伊秉綏（一七五四—一八一五）臨衡方碑（圖九），字形易方爲扁，用筆則於原碑（圖十）之沈勁方峻外，參以自己平正博大的氣勢。何紹基（一七九九—一八七三）臨張遷碑（圖十一）獨師其結字之拙意，而以圓勁樸實的用筆代替原碑（圖十二）方峻之筆法，充分實踐他臨碑師體不師刀的主張。趙之謙（一八二九—一八八四）臨張猛龍碑（圖十三）變傾側爲平正，復參以慣用的逆入平出筆法，名爲臨古，實則自運，已由原碑（圖十四）變化出自己的新貌。吳昌碩（一八四四—一九二七）臨石鼓文（圖十五）則結構布局變均整爲錯落，筆勢易平順流暢爲起伏頓錯，以活潑的動感取代了原跡（圖十六）的靜態。

上述碑學大家之臨古不僅是遺貌取神而已，他們更積極地把自己的精神注入所臨之古跡。如將吳昌碩石鼓文之臨本和清初帖學派書家王澐之臨本（彩圖七）並列，則不難看出，臨古的潛力到了晚清已被碑學家們發揮的淋漓盡致。臨本與古跡間越來越大的差異，顯示出董其昌所開拓之的臨古新路，爲他以後的書學找到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五、結語

臨寫古人書跡是歷代書家公認學習書法藝術之必經途徑，縱觀中國書法史可以發現，在董其昌以前之書家僅視臨古爲一學習手段，至董其昌始致力於臨古積極意義之探索。董氏終其一生臨古不斷，於長時期的臨古經驗中，他體會到臨書者不應僅止於重複一種模擬的機械動作，而應全心全意地尋找瞭解古書跡表象內之精神，是以真正的臨古在神會不在形似。而由無數次臨寫過程中，書家不但上與古人神契，更能因此而發現自身的書藝本質。由此觀之，臨古實際上是創作泉源之發掘，此層積極義意的發現，開拓出一條臨古之新路，成爲董氏書學最高成就之一。他所提出「臨帖不在形骸之似」，「書家妙在能

合，神在能離」，及「不汝還者，非汝爲誰」等心得，於其大量臨古書跡中得到具體的印證，此一臨古之新路予後世書家以更開闊的空間，不僅帖學書家循此新途前進，碑學書家亦由此啓發而產生豐富的創作，這是董其昌對後世書學發展之重大影響之一。

附錄一 董其昌觀古臨古年表

西元	干支	年齡	臨古書跡	現藏地
一五七一	辛未	一七	習顏真卿多寶塔碑	
一五七二	壬申	一八	學晉人書	
一五七七	丁丑	二三	學顏真卿麻姑仙壇記 觀楊凝式真跡	
一五七九	己卯	二五	臨虞世南破邪論 觀王羲之官奴帖	
一五八三	癸未	二九	仿楊凝式筆意作楷書四種	
一五八五	乙酉	三一	觀米芾草書九帖	
一五八八	戊子	三四	以聖教序筆意書藏經後序	
一五八九	己丑	三五	縮褚摹蘭亭爲蠅頭本 觀米芾行書	

一五九〇	庚寅	三六	觀黃履常藏米芾天馬賦 觀韓世能藏陸機平復帖 臨韓世能藏王獻之十三行 題宋楊米芾摹額上本蘭亭序 臨鍾繇宣示帖	
一五九一	辛卯	三七	觀陳繼儒藏顏真卿朱巨川告身 觀褚摹蘭亭序 觀徐浩妙林詩 觀顏真卿祭伯父文稿 摹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 摹唐楊懷仁集字本蘭亭序 臨黃庭經 臨各家書冊	山西省博物館
一五九五	乙未	四一	仿吳廷藏顏真卿祭姪文稿 觀米芾陽關詩	

一五九七	丁酉	四三	觀韓逢禧藏顏真卿自書告身 觀韓逢禧藏徐浩朱巨川告身 以聖教序筆意書邵雍無名公傳贊 觀吳治藏虞世南摹蘭亭序 觀隋開皇刻王羲之蘭亭詩序	台北故宮博物院
一五九八	戊戌	四四	臨古卷 題米芾千字文 題虞世南積時帖 題王羲之霜寒帖 題王珣伯遠帖	台北故宮博物院 北平故宮博物院
一五九九	己亥	四五	題黃鄉初藏米芾臨王羲之瘵疾帖	
一六〇〇	庚子	四六	題趙孟頫過秦論 臨淳化閣帖五卷	
一六〇一	辛丑	四七	題潘方伯藏趙孟頫千字文 題蘇軾前後赤壁賦	
一六〇二	壬寅	四八	臨華夏藏唐人月儀帖 以顏真卿爭座位字書杜甫韓愈詩 摹朱國盛藏趙孟頫鮮于樞合卷	台北故宮博物院

一六〇三	癸卯	四九	題趙孟頫小楷赤壁賦 題張旭草書古詩四帖 臨樂志論米芾破羌帖 臨穎上本蘭亭序 再臨穎上本蘭亭序 背臨鍾王帖 臨王獻之洛神賦 臨二王等帖冊 臨張旭真跡 題米芾蜀素帖 擬褚遂良西昇經法書樂教論 觀蘇軾種橘帖 觀曹周翰藏蘇軾祭黃幾道文 刻戲鴻堂帖	北平歷史博物館 日本朱氏里松庵 台北故宮博物院 蘇州博物館
一六〇四	甲辰	五〇	觀吳治藏虞世南摹蘭亭序 觀趙孟頫妙法蓮華經 題米芾書蜀素帖 觀王獻之中秋帖 觀趙孟頫臨王獻之四帖 觀吳廷藏蘇軾後赤壁賦 觀宋元寶翰冊 題沈度楷書千字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一六〇五	乙巳	五一	題王羲之行穰帖 題韓逢禧藏陸機平復帖 題徐浩書朱巨川告身 跋宋楊鼎帖 臨定武本蘭亭序	
一六〇六	丙午	五二	悟米芾小字展大得勢意書舞鶴賦 臨米芾書蜀素帖 臨顏真卿書卷 以米芾天馬賦筆意書蘇軾赤壁懷古詞 臨顏真卿畫像贊	
一六〇七	丁未	五三	以李邕筆意書大學冊 臨韓逢禧藏王羲之快雪時晴帖 以王獻之筆意書懷素千字文 臨淳化閣帖 臨蘇黃米蔡帖	北平故宮博物院
一六〇八	戊申	五四	臨唐摹蘭亭序 臨鍾王帖冊 以聖教序筆意縮成心經冊 臨王獻之洛神賦 臨王羲之十七帖及草書五帖 臨顏真卿麻姑仙壇記	台北故宮博物院 蘇富比目錄（一九九二年六月）

一六〇九	己酉	五四	臨王羲之官奴帖 以王羲之官奴帖筆意書蘭亭序 臨淳化閣帖第七卷王羲之帖 以智永虞世南意書小楷雪賦卷 再題王羲之行穰帖 臨顏真卿贈懷為草書序等帖卷 臨蘇軾書 重題臨褚遂良摹蘭亭序 臨虞世南徵臣屬書帖 題米芾九帖真跡 跋鮮于樞書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臨古帖輯成寶鼎齋法帖	上海博物館臨
一六一〇	庚戌	五六	臨懷素自敘帖 仿各家書古詩十九首	上海博物館
一六一一	辛亥	五七	臨吳琚跋李北海書 臨各帖字卷 題顏真卿乞米帖 以玉枕蘭亭法編徐浩三藏碑作字冊 仿米書作古詩冊 仿古十種二冊	台北故宮博物院

一六二二	壬子	五八	兼用楊凝式韭花帖及陶弘景華陽帖筆意作登樓賦 題吳正志藏蘇軾陽羨帖 臨米芾天馬賦 以褚遂良行書千文筆意書燕然山銘 臨蘇軾尺牘 臨楊凝式步虛詞 題唐人草書法華玄贊經 題宋楊心太平本黃庭經 觀丁雲鵬藏宋楊黃庭經 題項庶常藏唐通天進帖摹本 臨王羲之霜寒帖 序陳獻玉煙堂帖	上海博物館 蘇富比目錄（一九九二年六月）
一六二三	癸丑	五九	觀蘇軾後赤壁賦 臨吳性中藏顏真卿真跡兩本	
一六二四	甲寅	六〇	題吳性中藏蘇軾六帖 臨蘇軾蘇過帖	
一六二五	乙卯	六一	臨諸體書杜詩 重觀隋開皇刻王羲之蘭亭詩序 閱王獻之洛神賦書潘安仁秋興賦 仿褚遂良哀冊	

一六二六	丙辰	六二	臨顏真卿裴將軍詩 臨褚遂良倪寬傳贊	北平故宮博物院
一六一七	丁巳	六三	臨宋四家書 觀楊凝式真跡作樂志論 仿虞世南書 仿王獻之作謝希逸月賦 題吳松戴氏藏趙孟頫跋定武蘭亭序	
一六一八	戊午	六四	題虞世南摹蘭亭序 臨柳公權書蘭亭詩 臨褚遂良摹蘭亭序 題吳廷藏無銀錠本淳化閣帖 臨米詩三首 題宋楊王獻之洛神賦 仿虞世南書千字文 以虞世南法書桃花賦 法虞世南書 法徐浩書 臨蘭亭並蘭亭四言詩 以聖教序筆意書唐高宗菩薩藏經後序	台北故宮博物院 台北故宮博物院
一六一九	己未	六五	臨米市詩卷 題趙孟頫書光福重建塔記	

一六二〇	庚申	六六	題米芾書唐詩 題趙孟頫書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卷 臨蘇軾米芾真跡 臨古十二種冊 臨徐浩杜詩	
一六二一	辛酉	六七	臨顏真卿送蔡明遠序 臨淳化閣帖 題米芾天馬賦 臨唐楊鍾王小楷四種 臨文徵明書金剛經 題王羲之瞻近帖 以智永千字文意法虞世南書 法徐浩書 臨鍾繇宣示帖 仿古三種冊	台北故宮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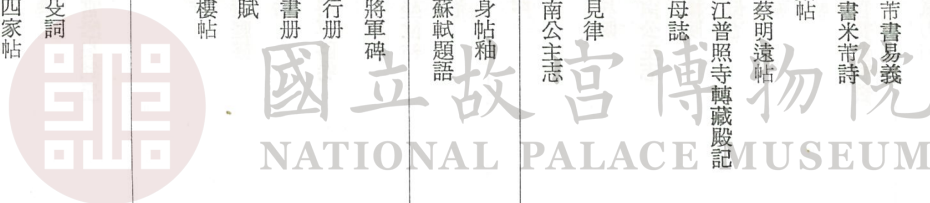
一六三二	壬戌	六八	摹淳化閣帖 書金剛經出入鍾繇王羲之王獻之顏真卿楊凝式米芾諸家 觀王羲之氣力帖	台北故宮博物院
一六三三	癸亥	六九	臨米芾節子 臨宋楊官帖 作歐陽詢書 題蘇軾書唐方干詩 以王羲之集書陰符經筆意書詒敕 跋吳廷藏黃庭堅書蓮經 以黃庭堅筆法書瘞鶴銘	台北故宮博物院
一六三三 以後	癸亥	六九	臨米芾爭坐位帖冊	北平故宮博物院
一六二四	甲子	七〇	以顏真卿多寶塔碑筆意臨徐浩書府君碑書陰符經 題蘭亭序定武五字損本 題智永真草千字文	
一六二五	乙丑	七一	以楊凝式筆意書宋詞二闕 檢顏真卿爭坐位帖覺有所會遂作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記 臨顏真卿爭坐位帖 以虞褚意書小楷千文冊	山西省博物館

一六二六	丙寅	七二	擬柳公權道德經 仿李邕筆意書吳敦之傳 臨楷遂良枯樹賦 觀顏真卿八關齊會帖後書小楷陰符經 臨晉唐法書冊 臨淳化閣帖 書孫過庭書譜 題項氏藏定武蘭亭序 擬顏真卿八關齊會帖筆意書心經 臨陰符經等帖冊	台北故宮博物院
一六二七	丁卯	七三	觀宋刻華嚴經 以楊凝式書書詩 臨淳化閣帖 臨顏真卿多寶塔碑	台北故宮博物院
一六二八	戊辰	七四	臨淳化閣帖 臨淳化閣帖墨跡冊 臨二王小楷冊 臨米芾行書 觀陳繼儒藏宋高宗書馬和之幽風圖卷 臨歐陽詢草書千字文 臨米芾詩帖	台北故宮博物院

一六二九	己巳	七五	以蘭亭序筆意書米芾天馬賦 臨蕭閑堂帖 臨蘭亭序 仿古書冊 觀蘇軾畫記 臨西園雅集圖冊 以李邕岳麓寺筆意書長卦冊	台北故宮博物院
一六三〇	庚午	七六	學楊凝式韭花帖筆意作法書卷 題趙孟頫與中峯十一帖 題蘇軾制草卷 臨懷素書冊 臨顧愷之女史箴卷 臨顏真卿告身冊 臨顏真卿裴將軍詩卷 題趙孟頫法華經	蘇富比目錄（一九九二年六月） 台北故宮博物院
一六三〇 以後	庚午	七六	臨米芾大行皇太后挽詞	北平故宮博物院
一六三一	辛未	七七	題吳廷藏王羲之譙周帖 臨淳化閣帖 臨宋四家書 題趙孟頫臨黃庭經	

一六三一 以後	辛未	七七	仿顏真卿筆意作溫庭筠蘭塘詞	台北故宮博物院 台北故宮博物院
一六三二	壬申	七八	臨淳化閣帖 臨米芾千字文 背臨王羲之黃庭經 臨宋楊米芾帖 臨顏真卿裴將軍詩卷 臨蘇軾三帖 臨顏真卿爭坐位帖 臨宋四大家卷	台北故宮博物院 北平故宮博物院
一六三三	癸酉	七九	題宋楊聖教序 臨淳化閣帖 題趙孟頫高松賦 仿虞世南汝南公主志 臨褚遂良枯樹賦 題王獻之保母志 題米芾蜀素帖 臨蘇軾雜詩帖 題黃庭堅觀音贊燒香贊	
一六三四	甲戌	八〇	再題王羲之氣力帖	

一六三四 以後	甲 戌	八〇	臨古三帖 題項氏藏米芾書易義 用鍾繇筆法書米芾詩 臨米芾蜀素帖 臨顏真卿送蔡明遠帖 題趙孟頫松江普照寺轉藏殿記 題王獻之保母誌 臨各家書卷 題國詮書善見律 摹虞世南汝南公主志	台北故宮博物院
一六三五	乙 亥	八一	臨李邕雲麾將軍碑 臨李邕金門行冊 臨閣帖大令書冊 臨米芾天馬賦 臨米芾英光樓帖 臨古卷	上海博物館 台北故宮博物院
一六三六	丙 子	八二	臨官奴等帖 仿蘇軾書謙父詞 書蘇黃米蔡四家帖	普林斯頓大學 台北故宮博物院



背臨王羲之蘭亭序
用黃庭經樂毅論意書遺教經冊
背臨還示帖宣示帖

上海博物館

※ 本年表係根據董其昌《容臺集》（台北：中央圖書館，一九六八）、《戲鴻堂帖》（北平：中國書店，一九八九）、鄭威《董其昌年譜》（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八九）、任道斌《董其昌年譜》（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八）、及藤原有仁《董其昌年譜》收入古原宏伸編《董其昌書畫》（東京：二玄社，一九八一）等書編製。

附錄二 董其昌法書專帖

專帖名	卷數	製作年代	主事者
寶鼎齋法書	六卷	一六〇九	吳之驥摹勒
書種堂帖	六卷	一六一四	董 鎬
書種堂續帖	六卷	一六一七	董 鎬
鶴鶴館帖	四卷	約一六一五以後	陳鉅昌
紅綬軒法帖	四卷	一六一九	陳鉅昌
來仲樓法帖	十卷	一六二二	董 鎬
延清堂帖	六卷	一六二四	陳鉅昌

玉煙堂董帖	四	卷	一六一六—三〇	吳 朗
銅龍館帖	六	卷	一六三以後	楊繼鵬審定
汲古堂帖（楊繼鵬摹董其昌書）	六	卷	一六三〇	吳泰高延之摹顧紹勳沈肇真刻
研廬帖	六	卷	一六三一	吳泰摹勒
劍合齋帖	六	卷		陳 鉅 昌
百石堂藏帖	十	卷	一六九五	賈金集、李是龍摹刻
清暉閣藏帖	十	卷		王翬集刻
傳經堂法帖	四	卷	一七七七	宋思敬集、王鳳儀刻
式好堂藏帖	四	卷	一八世紀中期	張士範集、黃潤章刻
如蘭館帖	四	卷	一八一六	湯銘摹勒

註 釋

【註 一】：有關董其昌書學之研究最重要者當推神田喜一郎《董其昌の書論となつたもの》收入《書道全集》（東京：平凡社，一九六七），卷二二及《書禪室藏筆》（京都：同朋社，一九八〇）；傅申《董其昌書學》及藤原有仁《董其昌の書論》收入《古原宏伸編》《董其昌の書畫》（東京：二玄社，一九八一）；中田勇次郎《董其昌の書論》收入《中田勇次郎著作集》（東京：二玄社，一九八四）；范祥雅《淺談董其昌的書學》、《書法研究》，一九八四，第四期；王岡《董其昌書法美學論》，《書法研究》，一九八九，第二期；何傳馨《董其昌與米芾的書蹟——董其昌法書鑒賞研究之一》，《藝術學》，第四期（一九九〇）；曾藍瑩《董其昌書法中米芾風格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二；徐邦達《董其昌書法》收入《The

Century of Tung Chi-chang 1555-1636。近年來學界對董其昌之研究益見重視，近三年中以董其昌為主題之國際討論會已舉行過兩次，一為一九八九年九月於上海縣松江博物館召開之董其昌國際研討會，會中提出有關董氏書學之論文兩篇：傅申〈董其昌書學之階段及其在書史上的影響〉及一瓢〈豪華落盡見真淳——董其昌書法藝術初探〉，二篇分別發表於《朵雲》一九八九，第四期及一九九〇，第一期。另一為一九九二年於堪薩斯城納爾遜美術館舉行之董其昌國際討論會，會中宜讀有關楊氏書學之論文五篇：楊新〈「字須熟後生」析——評董其昌的書法理論〉，傅申〈Tung Chi-chang and Ming Dynasty Calligraphy〉，薛永年〈謝朝華而啓夕秀——董其昌的書法理論與實踐〉，朱惠良〈Exploration of Freecopying—The Development of Calligraphy after Tung Chi-chang〉，及啓功〈從《戲鴻堂帖》看董其昌對法書的鑒定〉，正式論文集將於近一兩年內出版。

- 【註二】：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書畫錄》（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五五），卷八，頁五。
- 【註三】：同上，頁一〇。
- 【註四】：張照《天瓶齋書畫題跋》（美術叢書本，台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五；以下簡稱美叢本），卷下，頁一五九。
- 【註五】：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李石曾先生遺贈書畫目錄》（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六），頁一一八。
- 【註六】：容庚《叢帖目》（香港：中華書局，一九八二），第三冊，頁一三七。
- 【註七】：董誥等編《石渠寶笈續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七一，以下簡稱《續編》），卷八，頁一六六八。
- 【註八】：同上，卷六，頁三二二。
- 【註九】：英和等編《石渠寶笈三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七一，以下簡稱《三編》），卷九，頁四二六八。
- 【註一〇】：王僧虔《筆意贊》（收入黃簡等編《歷代法書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七九；以下簡稱《論文選》）上冊，頁六二。
- 【註一一】：李世民《論書》（《論文選》，上冊），頁二一〇。
- 【註一二】：蔡襄《端明集》（四庫叢書影本，台北：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三），卷三四，頁一五。
- 【註一三】：晁補之《無咎題跋》（《藝術叢編本》，台北：世界書局，一九六二；以下簡稱《藝叢本》），卷一，頁二五。
- 【註一四】：黃庭堅《山谷題跋》（《藝叢本》，卷五，頁一一）。
- 【註一五】：同上，卷五，頁二四。
- 【註一六】：米芾屢次提及他所臨的書跡常被好事者當作真跡買賣，其好友王詵甚至將他的臨本染色，再接以古人之跋，並請當時公卿題識其上。見米芾《書史》（美叢本），頁四〇，四一，五六。

- 【註一七】：王澐《虛舟題跋》（藝術鑒賞珍本，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一九七〇），以下簡稱選珍本，卷一，頁一三。
- 【註一八】：米芾曾謂『余嘗以碧牋臨三帖（李邕改少傅帖、縉雲帖與勝和帖），與真無異。』見《書史》，頁三三。
- 【註一九】：米芾曾謂『沈板（沈傳師書道林寺詩杉板）余官潭留書齋半歲，臨學後爲摹石，僧希白摹，務欲勁快，多改落筆，端直無縹澀繁回飛動之勢。』同上，頁二八。

- 【註二〇】：姜夔《續書譜》（《論文選》，下冊），頁三九。
- 【註二一】：袁枚《清容居士集》（四部叢刊本，台北：商務印書館，），卷五十，頁一〇九〇。
- 【註二二】：何良俊謂『松雪朝夕臨摹，蓋已冥會神契，故不但書蹟之同，雖行款亦皆酷似。』見《四友齋書論》（美叢本），頁一五。
- 【註二三】：祝允明《書述》（孫岳頌等編《佩文齋書畫譜》，內府影本，台北：新興書局，一九六九），卷十，頁二三四。
- 【註二四】：祝允明《論書帖》，上海博物館藏墨跡，釋文見葛鴻楨《祝允明》（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一九八八），頁四〇。
- 【註二五】：祝允明《奴書訂》，收入祝允明《祝氏集略》（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一九七七），卷一一，頁一二。
- 【註二六】：王世貞《藝苑厄言》，收入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台北：商務印書館，一九七六），卷一五四，頁七〇三一。
- 【註二七】：《四友齋書論》，頁一四。
- 【註二八】：同上。
- 【註二九】：董其昌《容臺別集》（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一九六八；以下簡稱《別集》），卷五，頁四四。
- 【註三〇】：董其昌《畫禪室隨筆》（藝叢本，以下簡稱《隨筆》），頁二二。
- 【註三一】：同上，頁二五，二六。
- 【註三二】：《故宮書畫錄》，卷三，頁一〇〇。
- 【註三三】：《別集》，四卷，頁五五。
- 【註三四】：《隨筆》，頁二〇。
- 【註三五】：《別集》，卷五，頁二七。
- 【註三六】：張照等編《石渠寶笈初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七一，以下簡稱《初編》），卷五，頁三六一，題臨鍾王帖卷。
- 【註三七】：《別集》，卷一，頁一，題子昂黃庭經。
- 【註三八】：《別集》，卷四，頁四七，書品。

【註三九】：錢泳曾謂「董其昌」嘗立論臨古人書不必形似，此聰明人欺世語，不足為訓也。『八書學』，收入《論文選》，下冊，頁六二六。

【註四〇】：董其昌由十七歲開始臨寫顏真卿多寶塔碑，直至八十二歲止，從未間斷臨古之課，他主要臨習之對象至少有二十餘家，臨過之帖近兩百餘種。有關其臨古之對象及時間，參看附錄一《董其昌臨古年表》。

【註四一】：《隨筆》，頁一五，臨顏帖跋，『臨顏太師明遠帖五百本後，方有少分相應。』

【註四二】：姚際恒（一六四七——？）曾謂「董其昌」又臨聖教序，規模不失尺寸，是早年筆。『見《好古堂書畫記》（藝叢本），頁八。』

【註四三】：同上，卷五，頁三三。

【註四四】：《別集》，卷五，頁三一。

【註四五】：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台北：正中書局，一九五八），畫卷，卷七，頁三二八，明法書名畫高冊，釋文見鄭威《董其昌年譜》（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八九，以下簡稱《年譜》），頁二一八。

【註四六】：《故宮書畫錄》，卷三，頁一〇八。

【註四七】：《別集》，卷四，頁五二。

【註四八】：董其昌臨懷素千字文卷，松江圖書館藏，釋文見《年譜》，頁六六。

【註四九】：《年譜》，頁一三九。

【註五〇】：《故宮書畫錄》，卷三，頁二二〇——二二一。關於此段文字之研究，參看神田喜一郎《畫禪室隨筆講義》（京都：同朋社，一九八〇），頁二六五——二六六；曾藍瑩《董其昌的書學理論與實踐》，《藝術學》，第六期，一九九一。

【註五一】：錢泳《書學》，頁六二八。

【註五二】：《隨筆》，頁二一。

【註五三】：同上，頁七。

【註五四】：馮班《鈍吟書要》（美叢本），頁一六。

【註五五】：《虛舟題跋》，卷一二，頁一四。

【註五六】：蔣衡《拙存堂題跋》（美叢本），頁二五三。

【註五七】：青孚山人《董華亭書畫錄》（藝叢本），頁三七。

【註五八】：清人大量地臨學董其昌之臨古，其原因明顯易見者，當屬清皇室之推重董其昌書法。再者，董氏書法專帖（參見附錄二《董其昌法書專帖》）之大量刊刻流

傳，亦有極大影響。然而董氏對臨古觀念之發揚突破，以及他對古書跡精神之高度掌握，實應為最主要之原因。

【註五九】：《董華亭書畫錄》，頁三六。

【註六〇】：姜宸英《湛園題跋》（美叢本），頁一〇一。

【註六一】：米芾《寶章待訪錄》（美叢本），頁二三。

【註六二】：包世臣《安吳論書》（美叢本），頁一八。

【註六三】：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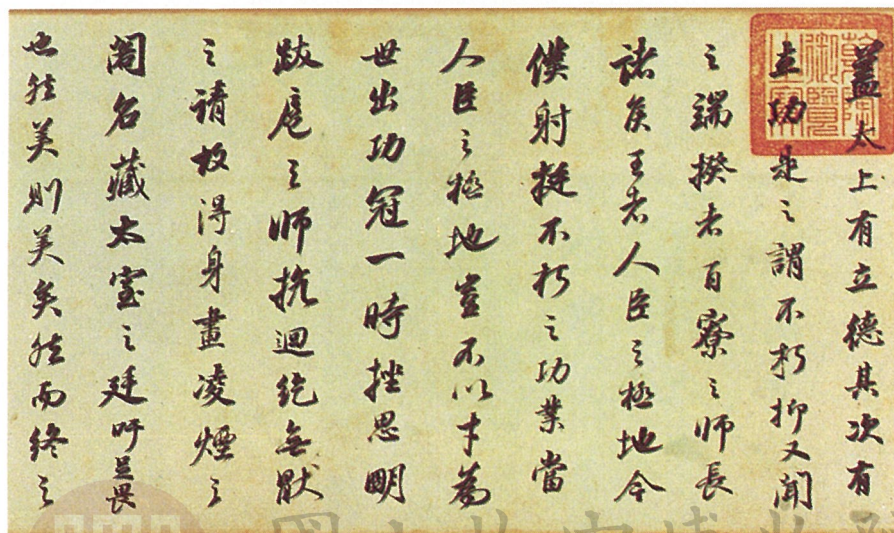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
 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峻領茂林脩
 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
 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

彩圖一 董其昌臨褚摹蘭亭序，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
 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
 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
 有峻領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
 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
 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
 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
 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
 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
 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
 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

彩圖二 褚摹蘭亭序，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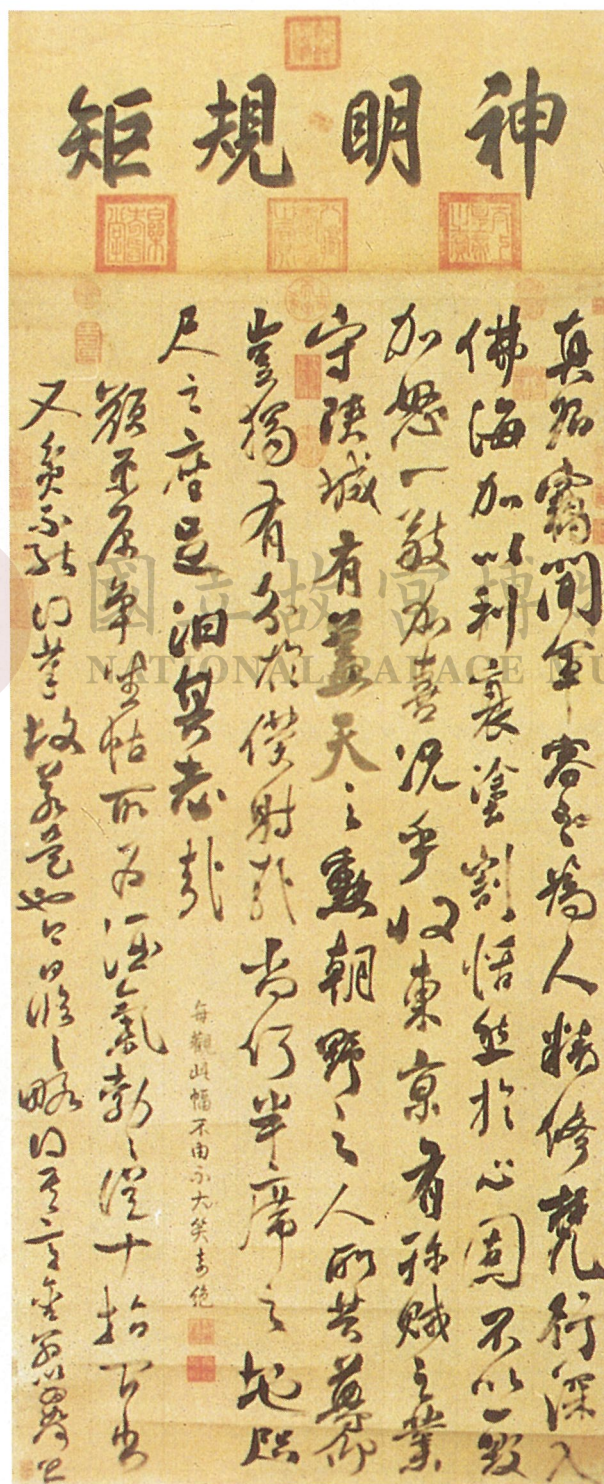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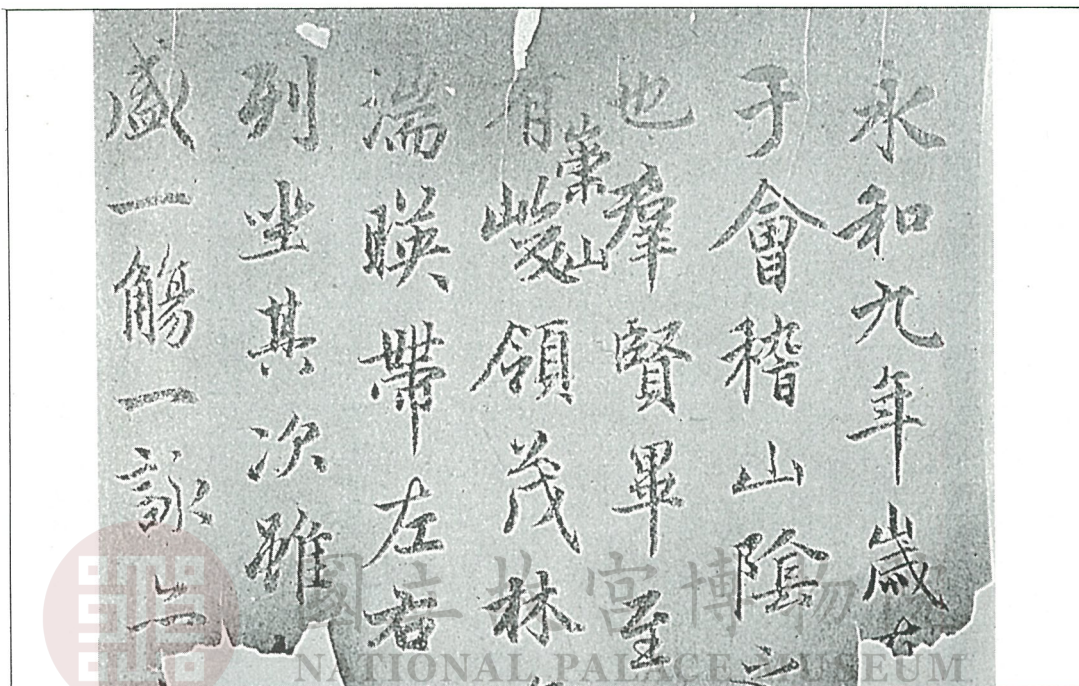
彩圖三 沈荃臨爭坐位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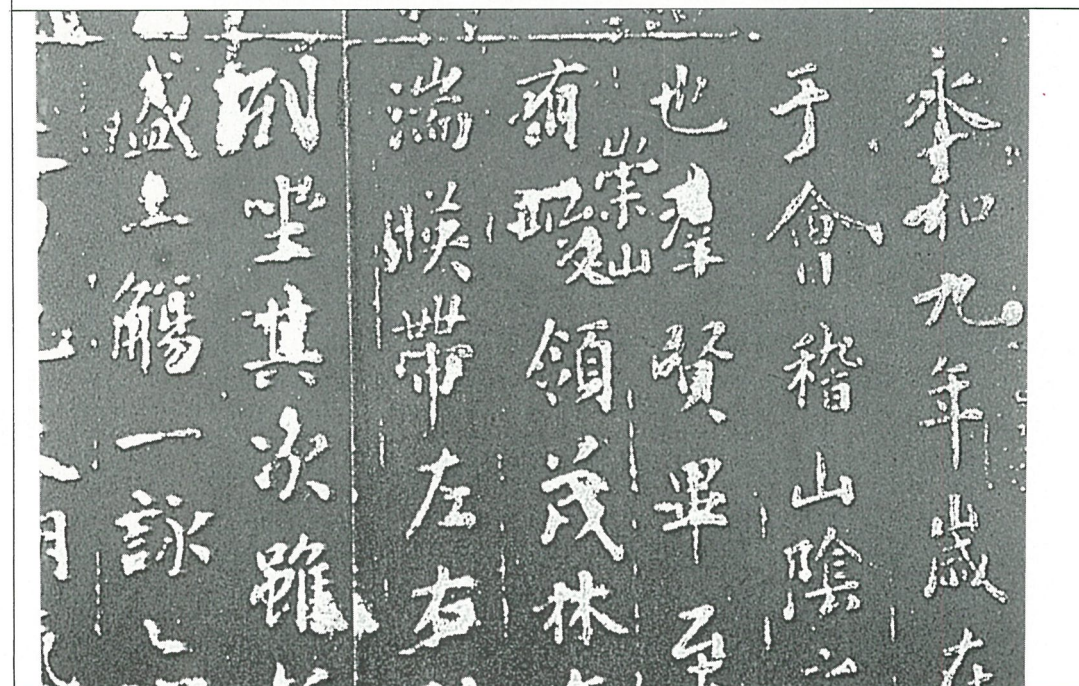
彩圖四 董其昌臨爭位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彩圖五 張照臨爭坐位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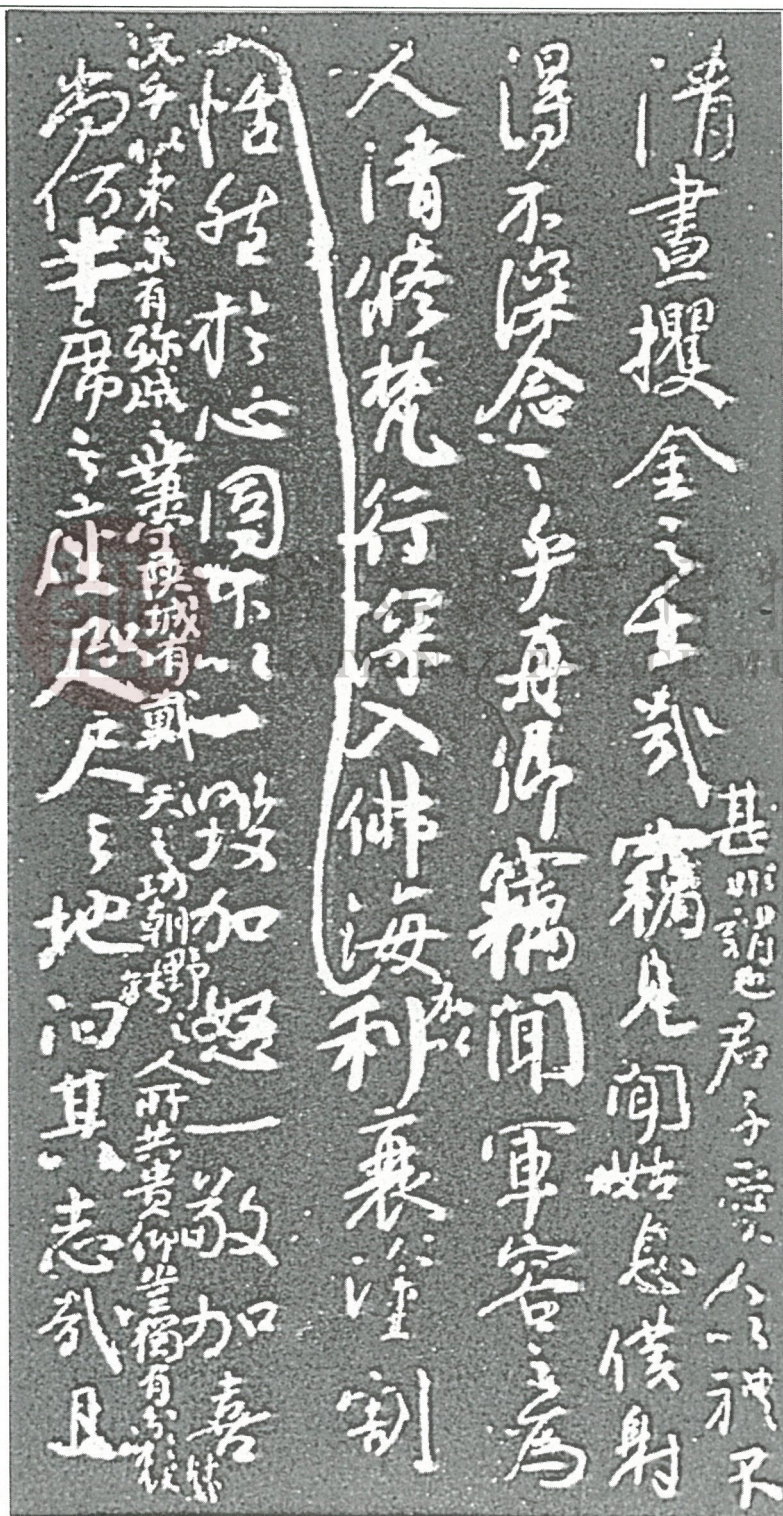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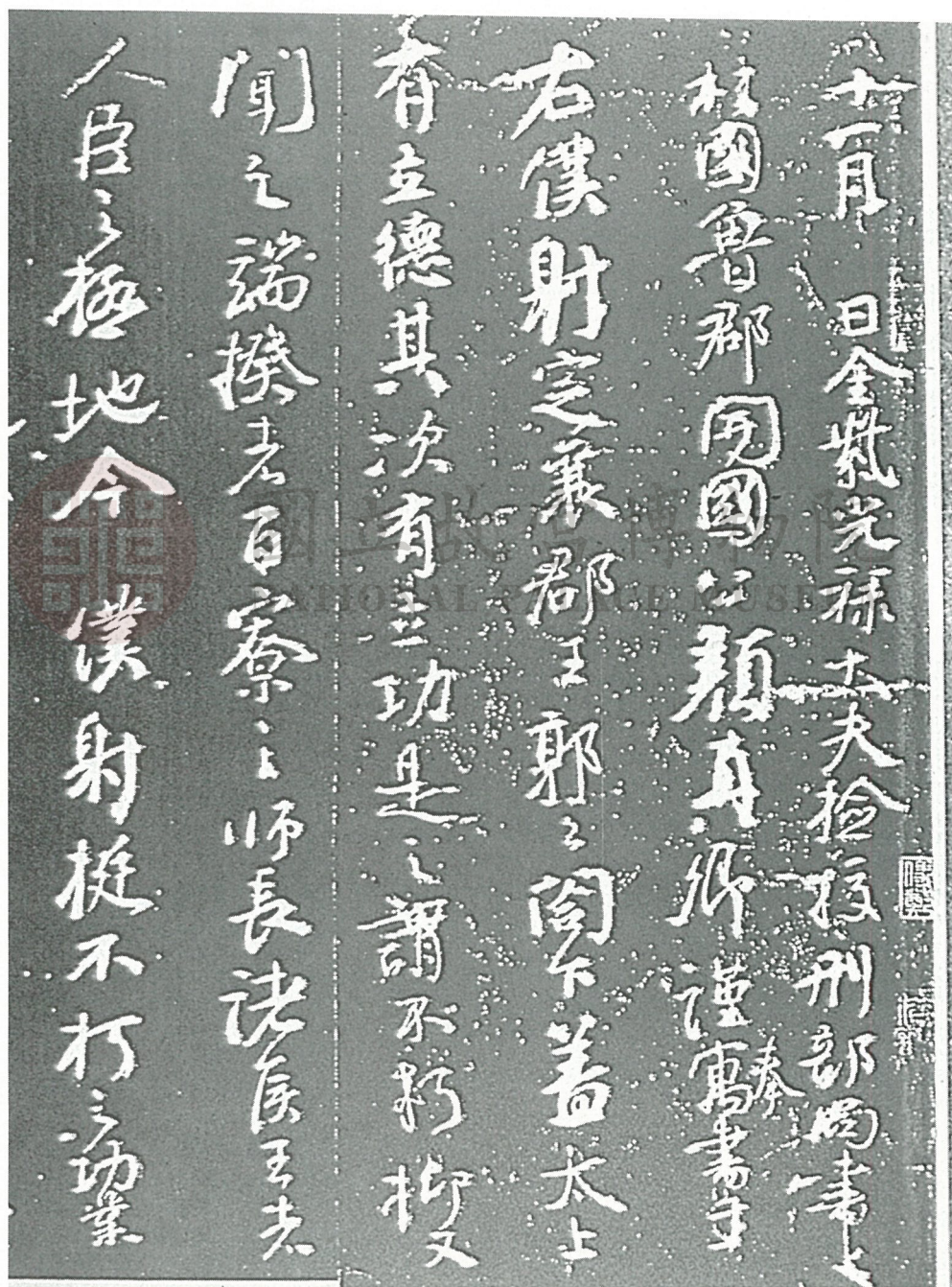
圖一 趙孟頫臨獨孤本蘭亭序，東京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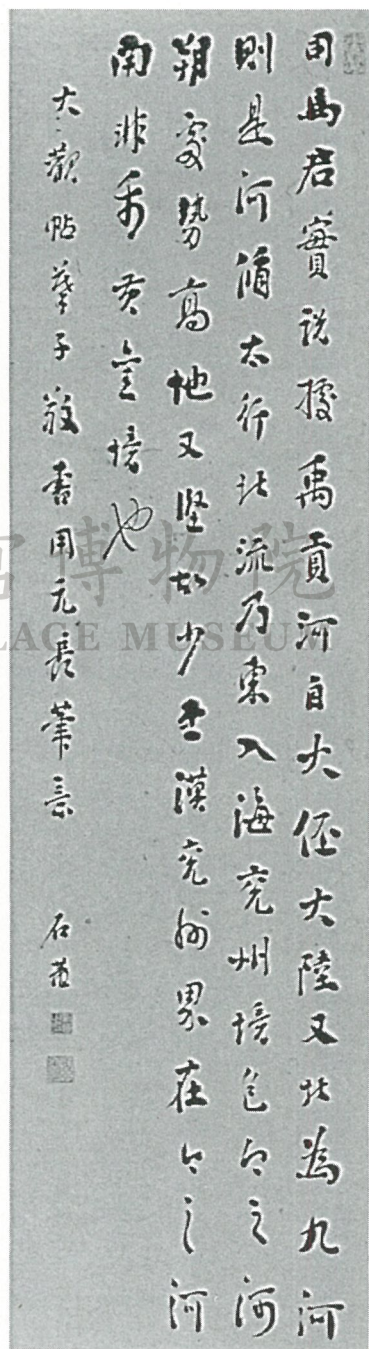
圖二 王羲之蘭亭序，定武國學本。

圖三 顏真卿爭坐位帖（中段），關中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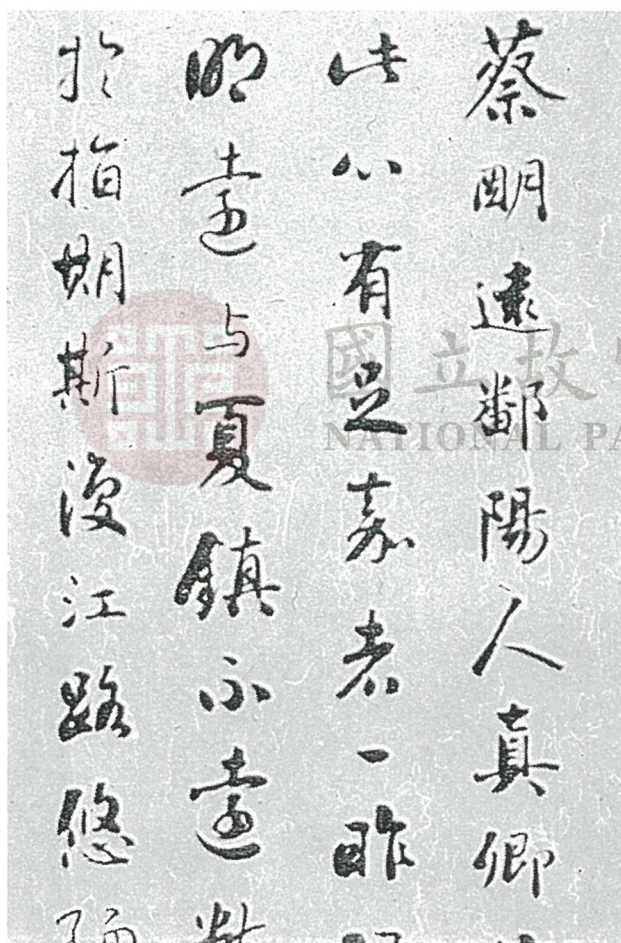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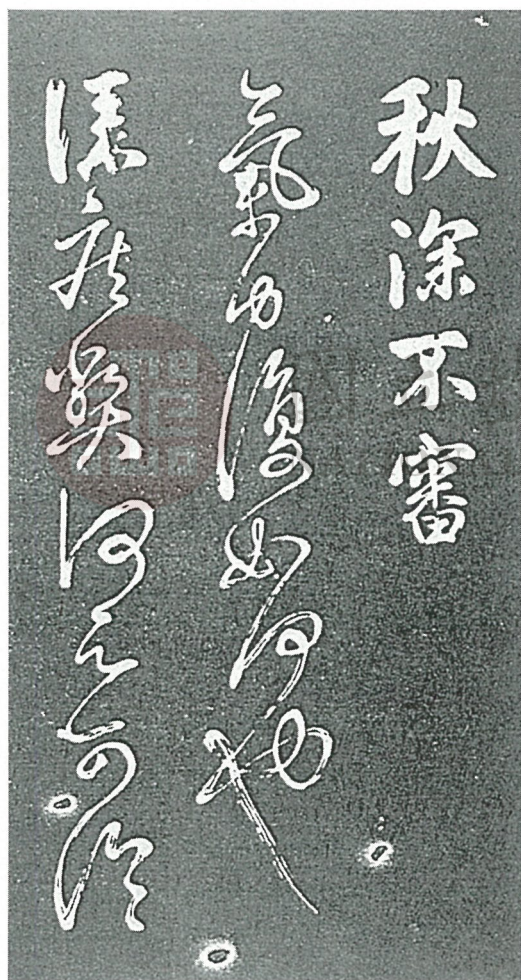
圖四 顏真卿爭坐位帖(首段)，關中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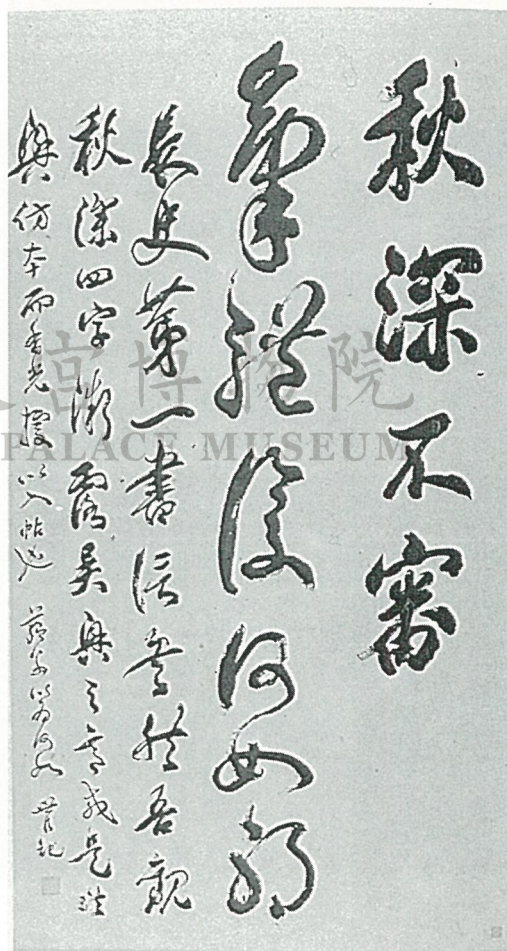
圖五 劉墉臨大觀帖王獻之書，京都觀峰會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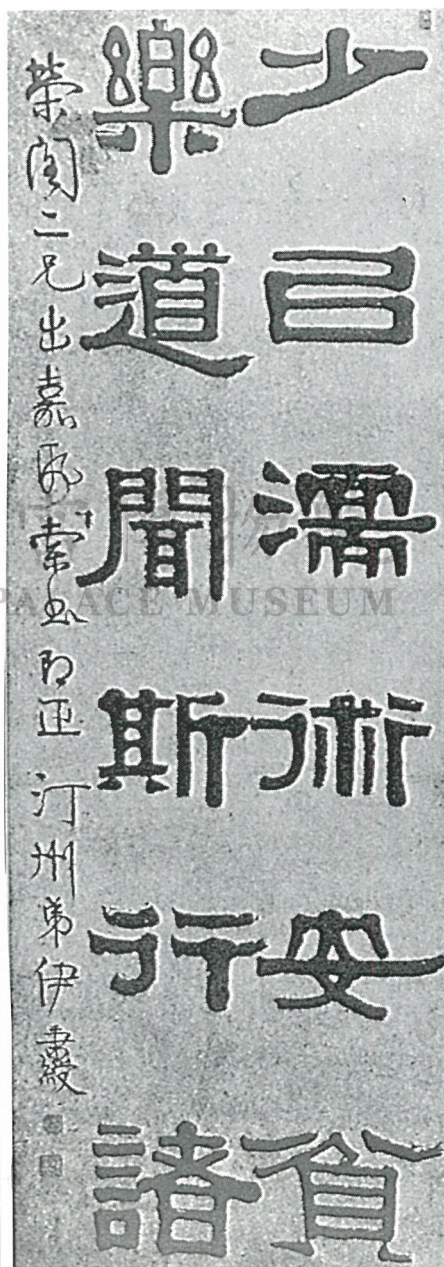
圖六 劉墉臨顏真卿蔡明遠帖，上海朵雲軒藏。



圖八 張旭秋深帖，戲鴻堂本。



圖七 包世臣節臨張旭秋深帖，揚州博物館藏。



圖九 伊秉綬臨衡方碑，京都博物館藏。



圖十 衡方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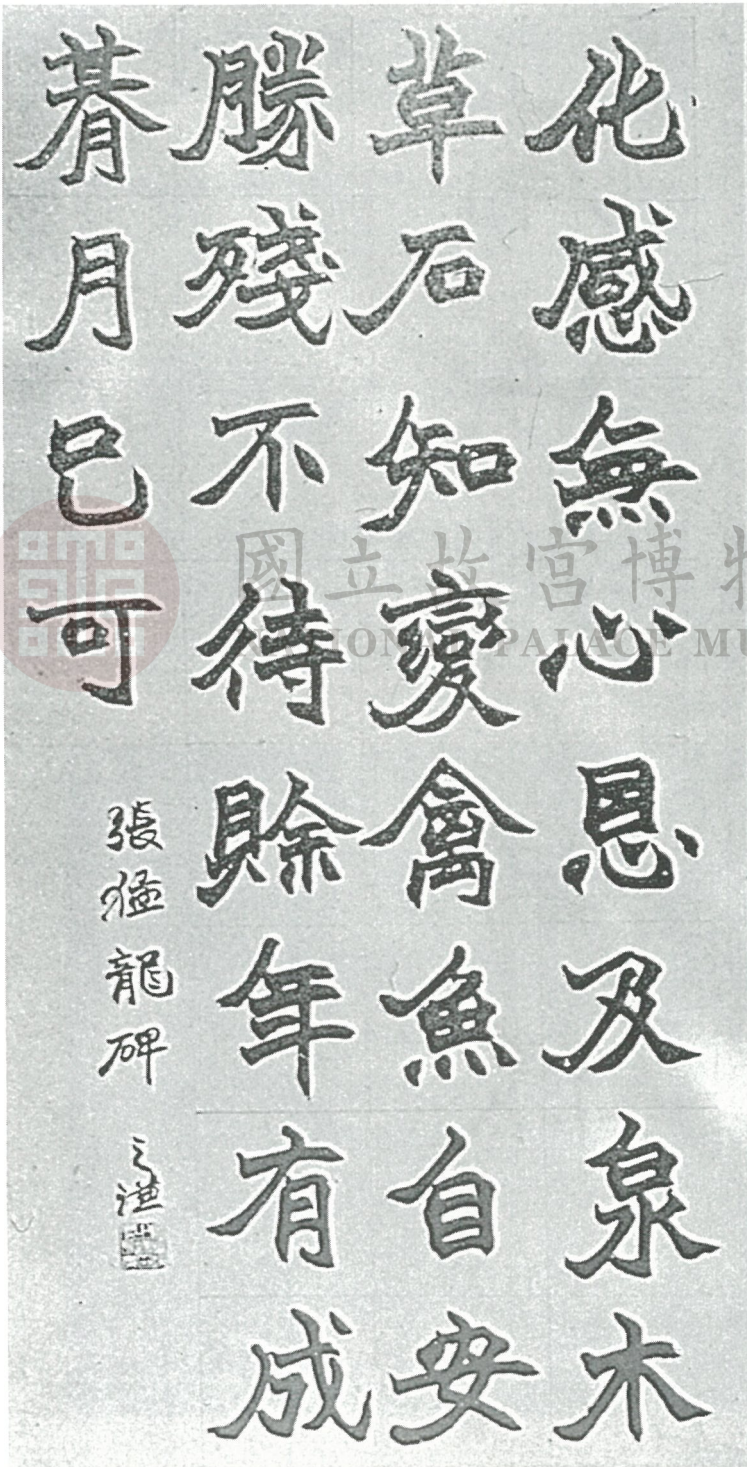
君諱遷字公方
 陳留己吾人也
 周宣王中興
 有坐吾先人

圖十一 何紹基臨張遷碑，東京博物館藏。

君諱遷字公方
 陳留己吾人也
 周宣王中興
 有張仲以孝
 為行披覽詩雅

圖十二 張遷碑

圖十三 趙之謙臨張猛龍碑，日本書道博物館藏。





圖十四 張猛龍碑。



圖十六 石鼓文。

圖十五 吳昌碩臨石鼓文，日本書道博物館藏。

